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郑证因 著】

鹰爪王

卷一。全六卷

张庆捷◎校点

杨苇◎插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郑证因 著
张庆捷 校点
杨苇 插图

鹰爪王

卷一



民国武侠·北派经典
插图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鹰爪王:全6册/郑证因著. —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1

ISBN 978-7-5378-3839-9

I. ①鹰… II. ①郑…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7576号

鹰爪王

著 者:郑证因

校 点:张庆捷

选题策划:古卫红 孙 茜

责任编辑:孙 茜 刘文飞

助理责编:韩玉峰 斛建军

装帧设计:张永文

责任印制:巩 璠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5628698(编辑部)
0351-5628696(发行中心)

传 真:0351-5628680

网 址:www.bywy.com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mm×1240mm 1/32

字 数:1930千字

印 张:71.625

印 数:3000

版 次:2013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3年3月 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78-3839-9

定 价:178.00元(全六卷)

出版说明

郑证因(1900—1960年),原名郑汝霈,天津人。其代表作《鹰爪王》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最著名的武侠力作之一,全书一百四十五章,约一百二十五万字。此书始载于1941年《三六九画报》,到1945年10月《三六九画报》停刊,连载至第一百二十九章。到1946年1月《一四七画报》发刊,又续载完篇。之后,郑证因又为《鹰爪王》续写数篇,如《天南逸叟》《离魂子母圈》《黑凤凰》《女屠户》《淮上风云》,这些都为《鹰爪王》正集中未写之事迹,单独出版,未能与《鹰爪王》正集一气贯通。为此,郑证因为《鹰爪王》续集写了一部有系统而完全结局之作,即《续鹰爪王》,并在第一章中(本书第一百四十五回)将所续写几篇的事迹,述其梗概,并与鹰爪王正集衔接。

上海励力出版社于1949年结集出版《鹰爪王》,共二十二集,一百四十五章;又于1950年出版《续鹰爪王》,共十一集,一百章。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了由叶洪生批校的《鹰爪王》,共七十三回,全七册,收入《近代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系》。1988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鹰爪王》,基本上遵照了叶洪生的七十三回本子,全四册,收入《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辽沈书社于1989年出版《续鹰爪王》,共一百章,全二册。

叶洪生在《郑证因与〈鹰爪王〉》中认为:“本大系(《近代中国武侠小

说名著大系》)所选之《鹰爪王》正传,为抗战胜利后上海励力出版社之原刊本,共七十三回,约近一百五十万言。”从上海励力出版社的版本看,与叶洪生所说的《鹰爪王》原刊本共七十三回的观点有出入。因此,《鹰爪王》部分恢复了民国时期的刊本目录,采用一百四十五回,将原来的章目改为回目,内容校对上参考了上海励力出版社、吉林文史出版社以及中国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版本。并且此次出版将《鹰爪王》《续鹰爪王》内容整合,在回目上统一编排回次,使叙述之事一气呵成,前后贯通,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共二百四十五回,从第一百四十六回至第二百四十五回即原《续鹰爪王》。其中,《续鹰爪王》部分参考了上海励力出版社和辽沈书社的两个版本。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鹰爪王》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限于时代和历史观等原因,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提法、称谓,颇多不妥之处。为了保持原书的整体风貌,此次出版未作改动,请读者在阅读中予以鉴别。

此外,约请了张庆捷教授做了仔细的审读,并做了以下工作:

一、本书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著排版。对原版中的错字、漏字、标点作了订正;在文法上保持当年原著的习惯,如“的”“地”“得”的使用;对异体字、通假字等一律保持原貌,但此次考虑到年轻读者习惯于标准的现代汉语,因此适当予以统一。

二、原著不分段者,为方便读者,适当分段。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

郑证因小传

郑证因(1900—1960年),原名郑汝霈,天津人,民国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民国旧派武侠小说“北派五大家”之一。

郑证因自幼家贫,广读诗书,曾任过塾师,后开始向报刊投稿,并结识白羽。早年曾在“北平国术馆”馆长许禹生门下学太极拳,善使九环大刀,并曾公开表演献艺。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武侠小说,40年代为创作的高峰期,到此时一共写了八十多部作品。其数量种类之多,同辈作家无出其右;其成书之总字数已不过稍逊还珠楼主而已。代表作除《鹰爪王》外,《武林侠踪》《七剑下辽东》《龙虎斗三湘》《五凤朝阳刀》等也比较著名。50年代初,在出版社做校对工作,1960年病逝。

民国武侠小说作者很多,但真正通晓中国武术技击者不多。在郑证因之前,虽然只有南派的何恺然与北派的赵焕亭深谙此道,但二者未能将中国传统武功与叙事文学完美结合在一起;而郑证因将二者完美结合在一起,开刚性武林技击小说形态之先河。又因郑证因世居天津西沽之北运河与子牙河交汇处,为南方漕运入京的必经码头,常有“混混儿”或“脚行”争利,故自幼即熟知黑社会之种种行为,写来生动可信。因此,最终成为近代技击武侠小说一派之代表作家。

郑证因作品的鲜明特色是对中国武术的关注,善于将粗犷的豪气和多彩的武术及惊险的情节融为一体。其作品的气势雄浑,刚劲有力,情节生动惊险,文风质朴无华,以武功技击与江湖阅历见长。



郑证因

目 录

第一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	001
第二回	吴剥皮毒打良民	011
第三回	鹰爪王初试绝技	019
第四回	杨凤梅纤掌警奸	026
第五回	七宝珠筵前惊寇	035
第六回	走华山贼困松坪	048
第七回	诱敌踪莽猿坠涧	057
第八回	会侠尼共议锄奸	067
第九回	将军府陈冤寄柬	076
第十回	布疑阵爱徒失踪	087
第十一回	落魄堤双侠惩五寇	097
第十二回	天罡手寄柬摘星崖	108
第十三回	铁牛庄夜会风尘客	118
第十四回	万柳堂义救紫云女	130
第十五回	石猴驿火窟释仇讎	140
第十六回	归云堡怒传侠义柬	150
第十七回	下乾山荒村寻盗迹	159
第十八回	探荒园铁掌毙凶獒	168

第十九回	义侠儿舍命拒淫媼	178
第二十回	败群寇火焚陆家堡	188
第二十一回	鹰爪王铁掌败鄢伦	197
第二十二回	伏波剑威镇神女峰	209
第二十三回	泛扁舟淫媼漏网	216
第二十四回	福安店群寇夜袭	226
第二十五回	界山口雨中人示警	237
第二十六回	乾阿甸帮匪再寻仇	248
第二十七回	双侠宿店破奸谋	254
第二十八回	叛徒被困卧牛山	264
第二十九回	正门规惨刑戮淫贼	272
第三十回	剽盗蜂纵火焚盗艇	282
第三十一回	双掌运神功飞石吓退群丑	291
第三十二回	铁蓑示侠迹绿竹塘众志成城	302
第三十三回	小憩征尘众义侠深宵议事	309
第三十四回	破伏寄柬辛镖头追贼涉嫌	319
第三十五回	勘盗迹金刀叟巧试轻身术	328
第三十六回	赴浙南风尘客策马踏征途	337
第三十七回	飞云道侮贞妹逼取紫河车	344
第三十八回	万柳堂惩淫徒巧得地煞剑	355
第三十九回	金针续命香闺少女洗污名	362
第四十回	一叶扁舟长江破浪斗帮匪	370

第一回 走风尘失书贾祸

清同治初年，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发捻依然猖獗。陕西告急，京畿震动。捻酋以二十万众，三路攻陕。幸经多隆阿将军率兵往剿，大破捻贼于紫荆关，捻贼遁走。可是各处依然是萑苻遍地，宵小横行，尤其是陕豫两省接境的地方，防守最为吃紧。潼关、武关、紫荆关等处，跟河南接境，恐怕从河南阌乡、芦氏、熊耳山各地窜过捻匪来，所以各关隘全驻守重兵；但华阴县南、商南一带，仍潜伏着不少发捻党羽，不时扰动。居民一夕数惊，不得安枕。清廷诏授多隆阿将军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多隆阿遂坐镇陕西，调派各地劲旅，分驻各关隘，镇抚盘查，不遗余力。

这日正当午后，潼关守备武建勋，督饬弁勇检查过关的商旅。忽有一个游民模样的汉子，慌慌张张来到关上告密，守关的弁勇把他带到守备武建勋面前，问他有什么事求见。这个游民说是事关重大，请守备大人得容他屏人密禀。守备武建勋迟疑半晌，遂准许他的请求，把他带到关旁营房里问话。

在当时驻防各师旅，以及各府州县，全悬有重赏。凡有举发通匪窝匪的，只要问实了，立刻予以厚赏；若是有功名的，并可晋级提升，而且保守举发人姓名的秘密。这一来虽是肃清了不少匪患，可是弊窦丛生，挟嫌报复、栽赃构陷的，时有所闻。

当下潼关守将武建勋，把这游民带到房里，屏退左右，蔼然和气问

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有什么重大事来告密？只管说来。”这游民遂说道：“小人名叫阮松，是这华阴县本地人，素日做小生意为生。因为长毛闹事，生意不赚钱，把本钱吃光。今日小民到亲戚家去探亲，临回来，看见前面一人，行色很是慌张，正走在平阳街口，从身上掉下一个纸包。小人拾起来时，本想立刻还他，只是这人行色慌张，好像有什么紧急事似的。小人动了疑，遂把掉的小包打开。里边油纸封裹着一封信，收信人却是我们这华阴县的大财主杨文焕杨二老爷，发信的地名，只认得临淮。

“小人想这临淮乃是发捻盘踞之地，去年我们这里窜过来的匪首张乐行，听说就是在临淮关盘踞。小人遂多了疑，暗把信拆开，可惜我识字不多，信里字写得太潦草。不过大概的情形是说张乐行奉伪忠王命，与两个同党，三路会兵夹攻陕西，叫这杨文焕赶紧到淮上避祸。小人是这本地的老百姓，只盼本地别再遭劫，倘若长毛子再来了，哪还能活？遂把这封信收起来，暗缀着这人。他在潼关厅左近落了店，小人一想这事关系重大，故此到大人这里来告密举发。”说到这里，从怀中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了护兵，护兵呈给了守备武建勋。

武建勋听这阮松一番话，深为惊讶，从护兵手中把纸包接了过来，打开一看，这封信封皮上写：“华阴县龙潭街，杨二老爷杨文焕升启”，下款是：“道隆自临淮关拜缄”。封口已经拆开，遂把信笺抽出来，从头细看，好一笔行书苏字，写得笔走龙蛇，苍遒劲古。上面写的是：

文焕仁兄青鉴：湘江分袂，三载于兹，每忆丰仪，时深渴想。当年弟困厄穷途，非我兄慷慨解囊，贱躯早填沟壑，每念热肠侠骨，令弟没齿难忘。弟连年奔走风尘，依然故我，唯贱躯粗适，堪告故人耳。闻忠王令张乐行等，会兵三路夺取关中。我兄所居，适当其冲，似宜速作趋避，免罹兵燹。见信可速偕宝眷随小徒华云峰暂来淮上，时机急促，万

勿迁延。弟有要事羈身，稍事軀挡，或当亲赴关中，躬迓行旆也。把握匪遥，不复缕缕，书不尽意。敬请

钧安并候

潭第清吉

弟王道隆顿首

守备武建勋把信看完，眉头紧皱，暗想这事颇有些棘手，信中并没有通敌的字样。不过临淮关一带，已陷入贼手多时，怎么倒要到那里去避难？发捻盘踞之区，我军全派有暗探刺探贼情，李秀成既有取关中之意，怎么我军一点风声没有？这写信人不过是个平民百姓，怎会知道这么清楚？并且对于发捻的称呼，显有尊崇之意，杨文焕跟王道隆莫非有重大嫌疑？

武守备再一端详这告密的阮松，双瞳闪烁，面露惊惶，已大半猜出他得这信的缘故，遂和颜悦色向阮松说道：“看不出你是一个平民，对于地方安危倒这么关心，实在难得，只要不是挟嫌诬告，能够仗义的举发，消弭隐患，一定给你厚赏。这个下书人现在住哪里？”阮松忙答道：“这人就在潼关厅附近福星店住着哩！”武建勋又问道：“你上营盘来告密，你为什么不到本地方官厅去告发呢？”阮松道：“小人知道杨二老爷是本地的财主，从前又作过官，手眼很大。若是到潼关去举发，恐怕小人白费这片心，倒作成了衙门里衙役三班们一水好买卖。究其实小民跟这杨二老爷无仇无怨，不过他若真跟长毛子勾结，将来难免地方遭难，小人绝不是贪图赏银，拿人性命来换富贵，小人实是叫闹反闹怕了。”守备武建勋道：“很好。这件事关系着数十万性命，我也不敢作主。你现在先不能走，等候把这事办完了，必有重赏，我得到大营去报告军门。”武守备即吩咐手下的护兵道：“你们先把 he 带下去，不准难为他。”容得把阮松领出去，武建勋又吩咐别的弁勇们，对于阮松严加看管，别叫他走了。武建勋忙备了一匹马，不带随从，径奔大营。

这里驻屯的大军，正是钦差大臣多隆阿将军所属吴提督的部下，镇守潼关、武关，大营就扎在华山下。华山上设有瞭望台、烽火台，多隆阿却驻节在长安。这位吴提督官印大业，出身行伍，随多隆阿将军转战大江南北，以军功战绩，得有今日。只是吴提督虽是骁勇善战，性情却十分暴戾，治军严厉，瞪眼杀人。自从作了提督，却有些近于声色货利。凡是匪案，遇到他手，不容易逃出他手去。商民竟给他加了个“吴剥皮”的绰号。

武守备来到大营，在门衙上报到，随请中军官给回话，就提有军情密报面禀。中军官进去，不多时出来，向武建勋道：“军门传你进帐去回话。”武建勋答了声：“是。”随着这中军官绕过中军大帐，往后走出一箭多地，前面平排着三座大帐篷。当中那座帐篷前，侍立着四名差官，帐篷左右站着十六名小队子，每人抱一口明晃晃的鬼头刀，肃然侍立，鸦雀无声。

行近帐前，中军官用马蹄袖一掸武建勋，武建勋忙往旁一站，连大气全不敢出。中军官径自进帐，不大工夫从帐篷里出来，向武建勋一点首。武建勋轻着脚步随中军官走进帐中。见吴提督一身便服，巍然坐在椅子上，手中正托着一只银水烟袋，差弁们一旁伺候着。武建勋忙行了大礼，起来侍立一旁。

吴提督问道：“武老弟，可是关上有什么事么？”武建勋遂把阮松告密的事面禀于提督，又把那封信呈上去。吴提督认识字有限，这封信倒有一半不认得，只略看了看，放在桌上，皱眉说道：“这杨文焕为富不仁！某随将军提兵至此，叫他捐资助饷，他只报效一千两银子，发捻要占据关中，恐怕他连性命全保不得。这次虽没有显然的反迹，他也难脱通匪之嫌，那下书人捕获没有？”武建勋道：“此人落在潼关厅附近福星店，卑职已派人监视住了。”吴提督道：“好，不要叫他走脱了。”随吩咐击鼓升帐。亲兵立刻传出话去，武建勋也往大帐外伺候。三通鼓击过，各营中副参游都守，全到大帐伺候。

不一时，吴提督升帐，弓上弦，刀出鞘，气象森严。吴提督升座之后，

传令道：“副将周得功听令。”从旁闪出一人，向上请安道：“卑职在！”吴提督道：“你挑选一百名马队，驰赴华阴县龙潭街，把杨文焕满门查抄，押到大营听审。”又令守备武建勋到潼关厅附近福星店，把下书人捕获，解大营发落。周得功、武建勋领令，退出帐外。周得功调齐了一百名马队，带队驰赴华阴县龙潭街，依令去办理；守备武建勋仍然返回潼关，挑选二十名健卒、两名把总，叫阮松做眼线，赶到潼关厅旁福星店前。

离着店门很远，早有先派来的便衣兵弁迎上来，向武守备报告，说：“从到店门口时，监视出入客人，到现在只有投店的，没有离店的。”武建勋一摆手，兵卒退去。武建勋遂令带来的弁勇，拨十二名由把总统带着把福星店包围，禁止出入；随带着一名把总、八名健卒连阮松一同进店。福星店伙计们，见突然进来一位武官、一位把总和一个小打扮的人，带着八名挎腰刀的官兵；分两行拥护着这位武官往里走，店门也被官兵把守住。店伙们立刻惊慌起来，赶紧到柜房招呼掌柜的跟管账的先生来看，其余的店伙和院里的客人，不知出了什么乱子，惊得不知所措。

武建勋向站在过道里的店伙呵斥道：“店家不用这么蝎蝎蛰蛰的！今日由潼关混进来奸细，有眼线缀下来，说是住在你们这店里。今天住了几个新来的客人，快实说！”掌柜的从柜房出来，满脸堆笑的向武建勋请了个安，往旁一站，说道：“跟大人回话，小店是二十多年的老字号了。历来是按着规矩做，所有住店的客人，姓名、籍贯满落店簿子，以便地面上检查。”一边说着，一边把一本蓝皮红签的店簿子递过来。武建勋接过来，掀开一看，本日只两个新来店的客人，一个是“王永德，河南人，业商”。一个是“华云峰，安徽人，业商”。武建勋向掌柜的问道：“这店是你开的？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掌柜的赶紧答道：“小人姓赵，名赵星华，求大人多恩典吧！”武建勋道：“赵星华，你做买卖规矩不规矩，我管不着你。不过现在据眼线密报，有奸细混进潼关，落在你的店里，我是奉命来查办。只要痛痛快快的把奸细捞着，我格外体恤，向军门回话时，给你往干净上摘落。可是你要是泄露风声，图财卖放，你可提防你的脑袋！赵星华你听明了没有？”掌柜的吓得躬着身子连答：“是，是！”武建勋向院里

瞥了一眼，这时院里的客人全怕事情沾惹到自己身上，全都悄悄的溜回屋去。武建勋厉声向店主道：“赵星华，新来的客人都住在哪间屋里了？”店主答道：“姓王的住在北三号，姓华的住在南七号。”武建勋随说声：“查店。”那把总跟那八名兵弁，齐答了声：“是！”立刻冲进店院；武建勋随着往里走，掌柜的赵星华紧随在身后。武建勋说了一声：“先从北一号房查。”掌柜的抢了几步到了北一号房门口，把风门拉开，高声说：“查店。”随往旁一退；有两名弁勇，呛啷啷把腰刀拔出来，走进北房。武建勋拿着店簿子向客人盘问，盘问完了，又把行李衣物搜检了一遍，没有什么可疑的，又查二号房。武建勋是怕直扑那姓华的南七号，容易把差事办惊了，所以故意沉住了气，先查别的客房。赶到挨次查到南七号，眼线阮松也从后头溜过来，站在武守备的身后。店主一拉南七号的门，屋中客人，早在门口站着了。武建勋一看当门而立的这个人，也就是二十多岁，面皮白皙，剑眉朗目，细腰扎背，仪表不俗；穿着件蓝绸长衫，薄底缎鞋，油松松的一条辫子拖在脑后，于文雅中寓英挺之气。武建勋厉声问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这人不慌不忙的答道：“商民姓华，名云峰，原籍是安徽人。”阮松在武建勋的背后说道：“大人，别叫他走，就是他。”武守备微扭头低叱道：“不要多嘴，我知道。”随向华云峰问道：“你从哪里来？进潼关有什么事情？讲！”华云峰答道：“商民是由临淮关来，到华阴县看望个朋友。”武建勋冷笑道：“你这位朋友大概是姓杨吧？”华云峰不由一怔。武建勋把脸色一沉，厉声问道：“华云峰，你从临淮关来，好！临淮关被发捻盘踞多时，你既然从那里来，定知贼众何时取我潼关吧！”华云峰面色一变，满面怒容的答道：“商民不明白大人的话。商民奉公守法，匪众取潼关不取潼关，商民哪会知道。”武建勋道：“你不用巧辩，你进潼关遗失什么东西了么？”华云峰忙答道：“大人可是捕获了窃贼了么？”武建勋道：“窃贼不窃贼与你何干？”华云峰道：“商民来到潼关，因为进潼关时，得经关上驻防的官兵检查，人多拥挤，商民一时大意，被贼窃偷去一个小包，还有几两银子。丢失几两银子倒是小事，纸包中是给人带的一封书信，失落了实无面目回去。要是大人

已把这封信得着了，赏给商民，感恩不尽！”武建勋笑着说道：“这一说，信的确是你的了，信封上写的是什么样字？”华云峰道：“上面写的是：潼关华阴县龙潭街杨文焕收。”武建勋大喝一声：“给我锁了！”

话声未落，哗啦啦三挂铁链套在了华云峰的颈上，动手的是一名把总，手底下真利落，跟着往前一带，打算给华云峰个苦头吃。哪知华云峰剑眉一蹙，一手把链子捋住，往回一坐腕子，喝声：“凭什么锁人！”那把总被链子一带，踉跄的往前撞出两步，砰的脑袋撞在门框上。把总“哎哟”了一声，大嚷道：“好小子，你敢拒捕？”其余的兵弁，唰唰各亮腰刀，往上一围。武建勋手指华云峰呵斥：“大胆反贼，还敢拒捕脱逃么？”华云峰急怒交加的说道：“我一个平民百姓，犯了什么罪？竟以匪犯待我？”武建勋叱道：“你来自匪巢，给那杨文焕下书，有推戴发贼伪忠王的言辞，你一定是来这里卧底，预备等那反贼取关中好作内应。你还算良民吗？你也不用跟我分辩，有本事到大营再辩别；我是奉军门令拘捕你，你只要敢这么目无法纪，那可要自找苦吃！”华云峰颓然说道：“我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怨，竟拿反贼诬我，我就随你去见军门，看他能把我怎样？”武守备又吩咐那把总，把华云峰身上洗洗；把总过来，把华云峰身上洗了一过，并没搜出什么犯禁违法的东西；只有襟上挂着一只九龙玉珮，弁勇伸手就想给摘下来。华云峰一闪身，怒叱道：“这是作什么？我这只玉珮，价值千金，你要见财起意么？”这弁勇一时难堪，恼羞成怒，一扬手，照华云峰脸上打来。华云峰一偏头，用左手往这弁勇的右腕上一敲道：“别打人！”那弁勇“哎呀”一声抱着手腕子，疼的咧着嘴说不出话来。弁勇一看守备武建勋，正怒视着自己；弁勇吃了这个哑巴亏，不敢再言语。另一名弁勇，从屋中提出一个狭长的小包袱来，提到武建勋面前；解开包袱一验看，见包着几件衣服，跟一对判官笔。守备武建勋一看这对兵刃，就知道姓华的定有非常本领，绝不是平庸之辈。武建勋立刻换了一副颜色，蔼然向华云峰道：“你还有别的东西没有？”华云峰道：“就是这个小包袱，柜上还有几两银子，我不要了。”店主正在一旁，忙答道：“你存在柜上的钱，分文不能短少。”说到这，一扭头向伙计招呼道：“快到柜上把华爷存的钱拿来。”店伙答应着到柜

